



YONG SHENG MING BIAO DA

用生命表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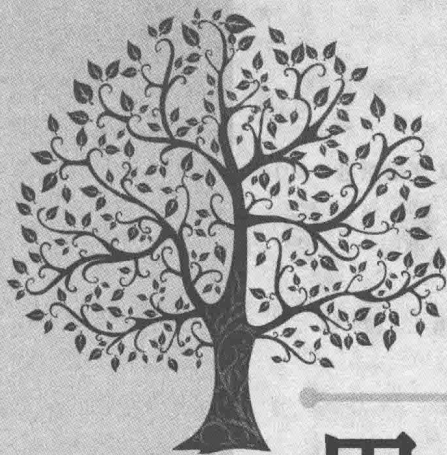
高景轩 著

不一样的活法，不一样的情怀。只缘前所未有，并且不可能重复，所以成为千古绝唱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

YONG SHENG MING BIAO DA

用生命表达

高景轩
著

不一样的活法，不一样的情怀。只缘前所未有，并且不可能重复，所以成为千古绝唱。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用生命表达 / 高景轩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14. 8

ISBN 978-7-5059-8815-6

I. ①用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33199 号

用生命表达

作 者: 高景轩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朱彦玲

复 审 人: 苏 晶

责任编辑: 李 媛

责任校对: 傅泉泽

封面设计: 人文在线

责任印制: 周 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, 100125

电 话: 010-65389148 (咨询) 65067803 (发行) 65389150 (邮购)

传 真: 010-65933115 (总编室), 010-65033859 (发行部)

网 址: <http://www.clapnet.cn>

E-mail: clap@clapnet.cn liy@clapnet.cn

印 刷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装 订: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字 数: 275 千字 印 张: 15.5

版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59-8815-6

定 价: 34.00 元

目 录

引子 / 1

- 一 御赐一块横匾 / 5
- 二 凿开隐密的内核 / 19
- 三 与风雨共舞 / 34
- 四 祸福悬一念之间 / 50
- 五 但见石头开花 / 64
- 六 江河改道行 / 78
- 七 如水荡漾的是柔情 / 90
- 八 喘息之声相闻 / 102
- 九 直叫人想入非非 / 114
- 十 春心溜出宝瓶 / 125
- 十一 喜悦为忧伤伴奏 / 136
- 十二 腹有情肠百结 / 148
- 十三 竟然收不住缰绳 / 159
- 十四 拐进甜蜜惶恐 / 171
- 十五 相爱以来头一次 / 183
- 十六 另有一番美妙 / 196
- 十七 凝聚了满腔的渴望 / 213
- 十八 守得云开见日时 / 228



引子

山东胶州湾有一李姓人家，父母去世多年，兄妹相依为命过日子，没有惊喜也无所谓烦恼。这一天艳阳高照，哥哥外出做生意，妹妹到海边洗衣裳。只缘天热人易犯困，她刚晾完那件红肚兜，便仰身倒在沙滩上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。飘飘然悠悠忽忽，她梦到了云雨之事。一觉醒来，感到下腹有些疼痛，不由得羞红了一张脸，连忙叠好衣服，莲步回到家中。

不料怪梦成真，李妹的腹部一天天隆起，害喜频频恶心呕吐，预示着正孕育一个新的生命。事出离奇，既不能对外人言，又不宜出家门，只好整天呆在家里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时令又回到春天。阴云遮蔽了满天的星斗，嘎啦啦一声霹雳震碎沉闷，窗外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李妹就觉得腹中一阵剧痛，赶紧去掉内衣，仰面平躺在炕上。忽然感到一种解脱的畅快，再凝凤目向下看时，大肚子已经瘪了下去，映入眼帘的并非婴儿，而是一条黑不溜秋的小龙。

芳心凄然一凛，李妹先是一阵难过，转而雌性激荡，化作缠绵的爱意和怜悯。虽然有些担惊受怕，可她很快就消除畏惧，开始给龙子哺乳。哪成想，小黑龙的嘴劲头极大，一叼住白翘翘的乳房，就将母亲吮得晕了过去。及至李妹苏醒过来，小黑龙已经不知去向。

每天到了晚上，小黑龙都准时回来一次，吃罢奶便腾空而去。尽管每回哺儿都是死去活来，李妹仍心甘情愿地把乳头送入龙口。

一晃又过去了3个月，李哥打点完小本生意，怀揣着银两归来。面对唯一的亲人，李妹喜忧参半，将海边梦中受孕，雨夜产下龙子的奇遇，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。李哥眯缝眼听着，良久一言未发。沉思默想间，他已转悠到后院，蹲在砺石旁磨起菜刀来。

红日西坠，夜色衬托出一轮明月的皎洁。小黑龙又飞回家来，伏在娘怀里吃

奶。李妹又被吮得昏厥过去。就在此时，李哥怒气冲冲闯进屋来。小黑龙一看来者不善，摆动身子正要走脱，他舅舅已经手起刀落。但见一道火光闪烁，咔嚓炸了一个响雷，等李哥提刀追出门外，一切均已融入夜的宁静。

李妹从昏迷中惊醒，点亮油灯观瞧，炕沿下横陈着一条血淋淋的龙尾，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。事情传到外面，久而久之，人们都知道黑龙没有父亲，加以被舅舅砍掉了尾巴，便赐他一个秃尾巴老李的绰号。刀光舔血，险些断送了性命。从这一刻起，小黑龙没再回过家，一直杳无音信。

一江碧水默默东去，流淌着许多揪心的故事。北方有条江波澜壮阔，上下蜿蜒数千里，宛如飘在崇山峻岭间的一条玉带。相传在尧舜之后，大禹降龙治水，还天下以太平。孰料百密一疏，让一些孽障逃脱，给人间留下祸害。其中有条恶龙一身白鳞，借云雾远走高飞，不期然发现这条大江，就作为自己的栖身之所。

原本坦荡宜人的大江，让这条恶龙一搅和，陡然间变得凶险无比。每每银光一闪，便是波高八尺，浪涌三丈。两岸青山如故，置身沟洼的生灵却遭了殃。房屋被冲毁，五谷被淹没，家畜和野兽命丧汪洋。两岸人烟日见稀薄，只有从山东来的一些汉子，伐木或与船为伍，沿江搭几座窝棚临时居住着。

春去燕归时节，眼瞅着天快黑了，老船夫蹲在炉灶前生火做饭，就听窝棚外有人问道：“老大爷，我想在你这借个宿，不知行不行？”

老船夫回头一搭眼，觑见一个充满灵气的黑小伙，着一身青衣含笑站在那里。胖乎乎的身材，蓬茸茸的头发，宽棱棱的额角，厚墩墩的嘴唇，浓眉大眼怪讨人喜欢的。

老船夫心中一喜，爽快地答应道：“好哇。这前不沾村后不着店的，都这么晚了，不在这住你还上哪去呀。快，先到窝棚里歇歇脚，等会饭好了咱们一块吃。”

都操山东口音，真是一见如故。这一夜，老少二人谈得挺投缘。天刚一放亮，小伙就翻身起来，说是有急事要办。老船夫有些依依不舍，约他晚上还到窝棚同住。小伙答应一声，顺着江沿向东大崖走去。

说来也奇怪，本是个响晴的天，小伙才走不一会，那边就云雾弥漫起来。但见白云黑云上下翻滚，互相纠结碰撞，迸发出道道闪电，声声霹雳。老船夫没敢出船，站在窝棚前举目凝望，可那预料中的暴风雨并未袭来。直到日头偏西，东边的云团还角逐在那里，滚着滚着，忽然白云降落水面，渐渐地黑云也散去了。

夜幕低垂，星斗满天。老船夫点燃一块桦皮，引着灶下的干柴寻思：“这小



子真能吃。昨天我准备3天的饭，让他一顿就给造光了。今天他去的地方雨下得多大，回来不吃饱饭怎么成？”

掂掂口袋里的米，还够享用一周，索性一下都倒在锅里。热腾腾的饭刚出锅，小伙就回来了，老船夫关切地问道：“叫雨淋着了吧？”

小伙憨憨地一笑说：“没有。急着赶路，出了一身的汗。”

饭菜上桌，二人开始受用。老船夫吃下一碗饭，就填饱了肚子。小伙二话没说，一碗下肚又盛一碗，直到饭盆见底才撂下筷子。钻进被窝，老船夫正眨眼凝思，就听小伙打了个唉声。老船夫安慰说：“吃的你不用犯愁，明早我摆船到下边，再弄袋米回来。在咱老乡这儿，你可别见外啊！”

小伙仍心事重重：“一饥易解，百饱难求哇！”

老船夫豁达地表示：“那也用不着担心。这江沿住的都是山东人，谁也不会眼瞅着咱们挨饿！”

小伙一听这话，豪爽地笑了起来，震得椽木颤颤有声。老船夫感到有些诧异，就听小伙推心置腹说：“我是一条龙，因为被舅舅砍掉了尾巴，人们都管我叫秃尾巴老李。从打离开娘的怀抱，就再也没回过家。栖身于东海，常闻北方有哭声，不由得动了恻隐之心。一路腾云驾雾寻来，发现这江里有白龙，老是发大水为害作孽。我想把这畜生赶走，今天在东大崖斗了一场。白龙吃不往劲，约我明日晌午再战。可是白龙家在江中，打饿了有吃的。我远道而来，打饿了只能硬挺，想必凶多吉少。恐怕我走之后，两岸的生灵难逃祸害！”

老船夫感叹说：“这可咋办好呢？”

小伙一抱拳说：“这就得求你来帮我了。等明天我与那畜生厮杀，你站在东大崖上。江里黑水翻上来，表明我在那块，你就往下扔吃的。看到白水翻上来，必是白龙在那块，你就往下扔石头。这样，准能稳操胜算。”

听到这里，老船夫一激动，倏地坐了起来。就见红日映窗，转身再瞅小伙，早已没了踪影。走出窝棚，与那些扎堆的伐木工一聊，才知道昨晚都做了同样的梦。大家不约而同地凑在一起，老船夫慨然说：“老乡求助，咱不能不帮。况且秃尾巴老李是为民除害，他有救苦救难之心，咱就更不该袖手旁观！”

人们把白面都做成馒头，又捡了许多石头，待一切准备就绪，也就快到中午了。群情激奋，你背我扛他挑，齐呼啦地朝东奔去。

东大崖耸立于江边，靠水的一面刀劈似的险峻。这里峰高峦峭，水深流急，掉根鹅毛都能被漩涡吞没。不管航行还是放排木，谁都不敢靠近崖边。人们登上

崖顶，树影也投向正北了。忽然由西向东涌来一股黑水，又见由东向西荡起一股白水，两股水一接近便打起漩来。漩呀漩呀，越漩越急，猛听鸣隆一声，江面冒出一根冲天水柱，将崖边的石头都震落水中。紧接着江水翻滚起来，巨澜撞击着两岸，溅起连天的水花。

大家凝神观瞧，一见江面黑水涌动，赶紧把满筐箩的馒头扔下去，一并高呼：“秃尾巴老李，我们早就来了！”

旋即又见白水翻滚，人们急忙将满筐的石头投下去，伴之以破口大骂：“天杀的白龙，你他娘的快滚！”

如此反复多次。忽然江面腾起一团白云，散着蒙蒙雾气向南飘去。再凝视江面，已然波平浪静，处子般袒露出无限的柔情。

晚霞给江水涂上胭脂。人们谈笑风生回到窝棚，收拾好谋生的工具，以喜悦感激不再惊恐的生活。是夜，小伙没有露面。次日清晨，老船夫扛着镐头去刨地。一出窝棚，就见小伙正站在门口，很开心地问他：“你上哪去？”

老船夫喜形于色地说：“想种点菜，到南沟帮刨块地。”

小伙把老头扶进窝棚：“你歇着吧。这活让我来干，一会就成。”

往烟袋里装烟的工夫，老船夫神情一怔意识到，这小子没家什怎么刨地？想到这儿，他拎起镐头走出窝棚。离南沟帮还有百步之遥，就瞧着那边土雨纷飞，一搂多粗的大树根根往下倒。

老船夫纳闷地寻思，这是怎么啦？走近些一看，原来有条青龙腾挪跃动，把一株株大树连根掀起。再仔细分辨，此龙果然没有尾巴。老头心领神会，转身走了回去。不大一会工夫，小伙也回到窝棚，欣慰地说道：“菜地刨出来了。”

老船夫笑逐颜开说：“那么一大片，我怎么种得了哇？”

小伙面露一丝隐忧：“这么说，我刨地你看见了？”

“可不，我刚从那回来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能再来了。那块地你种些菜，剩下的留给大伙种庄稼。告诉乡亲们尽可放心，这条江由我管辖，不会再泛滥成灾了。日后大家有个为难遭灾的，只要冲大江言语一声，我就一定会来帮助。”

说罢，小伙就不见了。从此，这条江冠以黑龙二字。



一 御赐一块横匾

1

流逝的岁月嵌入记忆，有生的喜悦死的悲哀，也有离别酿成的酸楚和遗憾。云烟缭绕之中，回首渐行渐远的往事，那些饱尝苦难的日子，较之撒满欢乐的时辰，更具勾魂夺魄的魔力。常使心怀激荡的，能叫泪湿眼帘的，总关一个情字。

黑河城依江傍水，上有码头，下有公园。落水时，满头飘逸柳丝的江心岛，自东向西呈现一条沙滩，宛如睡美人裸呈自己的玉体。一个美丽着忧伤的地方，这里生长过一茬茬的苦难，也孕育过一串串的屈辱。老沙皇贼眼东望，屡屡用剑与血扩大版图。在手持大刀长矛的抗俄队伍中，有一位来自山东禹城的壮士，就是若大的祖先。

清朝走向没落，进驻黑河的俄军享有种种特权，频仍祸害平民百姓，点燃了强烈的民族义愤。为息事宁人，清政府派团赴俄交涉。其中担任翻译的那位通事，就是若大的曾祖父。由于在谈判桌上化险为夷，御赐其一块横匾，上有道光亲书的“深明大义”4个字。

赵家大院坐落在江边，那近似马蹄形的3栋房子，全是由好松木垒成。房前有可以小憩的长廊，屋檐层层垂挂着木质的雕花，展示着一种欧式的浪漫。正房与对称的厢房间，屏风般的竖起一道砖墙，把宅第分成前院后院。往来穿越青砖月亮门，别有一番情趣。周边围以整齐的木板，看上去酷似林立的宝剑。

布局的精致和气派，印证曾经的日子达到显贵层次，依稀可见那流淌的甜蜜和热腾腾的福气。若家搬到大院，最初住在前院的西厢房中，当时赵家只剩下一位耳聋的少爷，余者皆落入不幸的圈套。

炮火为生命送终，战争给死神加冕。与黑河一江之隔，女性以多产为荣，受

到英雄般的礼遇。环佩嫁给若云舒，每两年分娩一次，20载不曾间断，总共生下10个孩子。生命的受孕和问世，能给人带来欢乐，有时也会平添忧虑。若氏一家的命运，凄风苦雨抑或云开日出，都和环佩的生育能力茎叶相连。

太渴望了反而会坏事，太娇贵了更容易断送。若云舒之上，间隔两代无女。环佩生下长子后，跟进的是一位千金，美得令人惊艳，可叹未能锁定自己的性命。又一个女儿脱胎而来，刚刚品尝了母乳的滋味，也成为匆匆过客。未曾与掩埋消失的，惟有根植于亲人心底的念想。

环佩生育的节律性，决定子女次第相差两岁，男孩取名用典“深明大义”，女孩则以“姹紫嫣红”排列。造就下一代至若大，夫妻就想打上句号。不料，其后又排队报到三人。若义躁动于母腹，家里就琢磨把他送人。等到一朝降生，让环佩见上一面，就怎么也不忍割舍。

2

匆匆又过两年，这种伤心事又发生在若嫣的身上。沉浸在剜心割肉的痛苦之中，感情和理智较量，最后还是免受更大贫困的渴望退缩了。就这样，环佩那涌流不止的泪水，再次保全了自己的骨肉，也给日后的生活又揉进一重艰难。若红孕育于母腹，夫妻为了避免再次失败，商定不让母婴见面就断然抱走。

那是一个昏天黑地的日子，阴云宣泄满天的忧愁，看似要下雨，却老是那么闷着。好像天公动了恻隐之心，在排遣着郁结的哀伤。环佩躺在炕上，希望快点把孩子生下来，好快点熬过那凄惨的时刻。然而早已过了预产期，竟迟迟未出现那瓜熟蒂落的阵痛。

天色昏暗下来，黑夜借助滚动的乌云，提前展现出它的阴沉。窗外电光一闪，隐隐传来巨轮碾动的声音，间歇的静默隐含着一种释放的欲望。伴随着一声撕裂般的霹雳，骤然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旋即幔帘内响起问世的啼哭。

又一条性命的降临，带来的不是诞生的喜悦，而是比从前更沉重的负担。

黑河评剧团的招牌演员艺名戴月，堆花般的容貌，凝脂也似的肤色，珠圆玉润的一副歌喉。只要她粉墨登场，总会吸引许多戏迷去赏心悦目。演而优则富，名伶的收入比地区行署专员还高，可惜筑爱巢9载，未能生下一儿半女。

若红被戴月看好收养，这边少一人受苦，那边多一人享受，不失为明智之举。然而事情的发展，常常偏离预计的轨道，改写结局的是环佩的泪水。生活有太多的苦难、悲痛和无奈，想要排遣又无法排遣。感情被挤压，一颗心在悸动，



每每化作辛酸的泪水，濡湿满面的凄凉。

幔帘内传出嚤嚤的哭声。那是一个人悲痛至极，再也按捺不住喷涌出来的哀伤，那是一把生活的大锤，无情敲击发出的回响，给儿女们造成极大的心灵震撼。

夜色沉沉，若云舒板着个面孔，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，两眼望着窗外出神。强忍着哽咽的悲哀，若深面对父亲恳求：“已经6天了，我妈感情上还是过不去。要是哭坏了身子，这一大家人咋办？趁早把小丫抱回来吧。”

抑制不住阵阵酸楚，眼圈已被泪水洇红，若姘剖白说：“就是受苦，全家人在一起，心情也好过些。”

若紫悲从中来说：“反正是吃不饱，一人再省一口，就多出一个人的份了。”

若明也随声附和：“为了我妈，快把小丫抱回来吧。”

说着说着，就是一片抽泣。若云舒凝视着一帮可怜的孩子，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。仰首一声长叹，尚未背过脸去，已有噙不住的泪珠簌簌滚落。

3

人生，越是置身穷途险地，就越容易激发豪情壮志。受摆脱贫困的渴望驱使，若红刚满月，环佩就尝试给她断奶，琢磨着到外面工作。这天早上，梳完自然卷曲的秀发，换套稍微好点的衣服，将不放心的事交代一番，就径自走出宅门。晌午回家，那愁云密布的脸上，终于透出一丝爽朗：“我找到工作了。”

表情中没有浮现愉悦，若云舒只是淡淡地问了声：“在哪儿？”

环佩的情绪骤然冷却，不由得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在服装厂。他们给我一块兰咋叽布，让我掂量着做点什么。我看那块布做上衣短点，就连裁带轧赶做了条裤子。厂长夸我几句，就当众宣布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了。”

呼啦啦的一大帮孩子，没个老抱子似的母亲照料，根本就玩不转。环佩硬着心肠，只坚持上了3天班，就不得不收缩回来。从此，她这一辈子的精力，都倾注在操持家务上。

砥砺人的意志，不幸是一所大学，苦难充任最好的老师。吃糠咽菜的孩子，往往更有慈悲心，也更懂得体谅人。读完小学，若深铁下心来，说什么也不再念初中。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，之所以决然割舍，是因为心疼母亲，不忍心看着家里受穷。

生活需要感情润滑，也不能没有理智调节。若云舒质疑说：“只读到高小就

工作，你今后能有多大出息？”

从小到大，若深只怕过一个人，就是不苟言笑的父亲。在这个家，若云舒一发怒，连环佩都不敢吱声。平生头一次，若深硬挺着脖子顶撞说：“若紫就要上学了，再加上我和若姹，每学期三块五的学费，还有书本钱，家里能掏得起么？人家上学买得起钢笔，咱家只能铰块铁片，绑在半根筷子上当蘸水钢笔。写字的时候，什么心情，多难哪！”

如泣如诉的心声，实在让人不忍发作。在该迈进中学的时候，若深步入社会，成为行政机关的一名职员。月末下班回来，他把一纸袋工资悉数交给母亲，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。

仿佛看到了生活的曙光，正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喜悦之中，若云舒板着面孔走进家门。摘下帽子往那一扔，他劈头盖脸地质问长子：“黑河组建冰球队，你被选中了，为什么不去报到？”

小船刚刚启锚，就面临掉头转向的抉择。若深打定主意说：“爸，这事你别管。”

若云舒怫然作色说：“主管这事的牛克堂向地区领导反映，说那帮小哥们都听你的。只要你一点头答应，难题便迎刃而解，所以责成我来做工作。这是组织上交办的任务，你说我能不管么？”

仗着已有两年工龄，况且又事关前程，若深针锋相对说：“体训班只管吃住，基本上没什么收入，我咋贴补家用？再说搞体育吃的是青春饭，岁数大了不好找退路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咋办？”

儿子的一番肺腑之言，未能动摇老子的意志。若云舒以泰山压顶之势拍板说：“这个家我管。将来找不到工作，我养活你！”

4

兄弟姐妹之中，若明是个异数。从打哭泣着来到人间，他就表现出极强的自我意识。有什么毛病不能打，一受到惩罚他就哭，一哭就背过气去。他用死去活来表达自己的意志，对抗有益的管教和约束。

若大比若明小两岁，常跟二哥在一起玩耍。那年那月，最让若大受不了的，就是若明吃不饱的那种可怜相。心灵蛰伏丰沛的同情心，驱使他宁愿自己忍受更大的饥苦，也要把分到的饽饽省出一块偷偷地塞给二哥。随着日久天长，环佩发现这种反常的给予和承受，并没有介入或干预。



前院西厢房有两个单元。与若家比邻的那户姓尤，老头以放木排为业，钱挣得挺多，可惜总不着家。老婆窑姐出身，满是垄沟的黑脑门子，不时呈现拔罐子的痕迹，看上去酷似传说中的巫婆。

尤夫人不能生育，抱养的儿子取名尤可，以多一手引人注目。歪心眼一转，他开始教唆若明行窃。这天下午，若明到邻居家偷东西，当场被抓获送回家，弄得母亲满面羞愧。人走之后，环佩压抑不住汹涌的悲愤，结结实实地赏了他一记耳光。经一再追问，若明供出主谋。

春秋年间，孟轲与寡母相依为命，住宅附近有块墓地，耳濡目染，常与同伴玩送葬的把戏。孟母看孩子这么没正形，就将家由乡下搬到城里。新宅地处闹市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有了新的兴奋点，孟轲又模仿商人的吆喝声，拿叫卖寻开心。不得已再次搬迁，孟母安家于学宫旁。从此，孟轲与知识结缘，受文明熏陶，成为流芳千古的亚圣。

为了让孩子走正道，环佩效法孟母，跟后院的刘家对换了房子。

院内纵横挺立着3排杨树，呼应于前的是一排老榆树。出了大门，就是黑河的头一道街，跨出后门，走几步就到了江沿。

那是一个盛产美梦的年代，也是一个热情潮涌的岁月。生活敞开一扇门，招展的全是花团锦簇。若大跟二哥走出院门，只见大街上热热闹闹，一派奔向天堂的景象。刚晃过一群扭秧歌的，又跟上一拨踩高跷摆旱船的。紧接着一匹匹披红挂绿的高头大马，摇动着金灿灿的铃铛，载来满车的五谷和蔬菜。

若明内心激荡着渴望，眼神也随之放亮：“往后的日子好过了！”

若大一兴奋，嘴里就冒出热乎乎的3个字：“真的啊！”

沿街往东走，穿过两个十字路口，就来到黑河公园。放眼望去，小桥流水，翘板滑梯，苍松翠柏掩映间，错落着两座风格迥然的陵园。靠近土坝的白色方尖碑上，镂刻着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九枚红字。一看到它，就让人联想到那段雪白血红的往事。偏东南伫立的方尖碑上，呈现王肃烈士之墓六枚蓝字，勾起人们对那段剿匪岁月的怀想。

公园的空地上搭着帐篷，一拨一拨的人在表演，一圈一圈的人在围观。浮现在人们脸上的喜悦，就像那柔和飘动的面面彩旗。一饱眼福之后，二人的心怀如同入春的泥土，上面开满了灿烂的鲜花。

5

搬到后院住，北窗正对着黑龙江，必须对付更大的冷酷。随着枯叶飘零，家里积完越冬吃的酸菜，又开始为御寒操劳。在环佩的带领下，儿女们齐动手，擦亮一扇扇玻璃，糊好双重窗缝，刚干完活天就擦黑了。

在一片温馨气氛中，环佩摆好饭桌，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大馊子。有人说，中国的版图像一只雄鸡，鸡冠处的黑河属于9类地区，从优供应的多半是细粮。若家上顿吃完贴饼子，下顿又是窝窝头，只缘粗粮便宜也扛饿。

知道环佩持家不易，儿女们都愿尽一份孝心，不过偶尔也有情不自禁的时候。满以为辛苦一天能有所改善，结果又是大馊子就咸菜，不免都有些失望。坐在饭桌的一角，若蛇眼圈湿漉漉的，倾吐出不尽的悲哀道：“大馊子，我恨死你了。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天天吃细粮，该有多好哇！”

听了这番肺腑之言，环佩心中一阵酸痛，那蓄满的痛苦便再也控制不住，潸然都涌流到布满菜色的面颊上。

临近开学，环佩凑够了文具用品，打发儿子去买菜。从市场回来，若明情绪低落，只带回两个土豆。环佩诧异地问道：“怎么没有白菜？”

若明回答说：“我没买。”

又问：“剩下的钱呢？”

受了委屈似的说：“两块钱，就能买这些。”

环佩非常难过：“你这孩子真不懂事，咋不多转转，挑那便宜的买？”

“整个市场都让我走遍了，这么大的土豆，最贱的就能买俩。”

“啊！”

见环佩那吃惊的样子，若明沮丧地说：“妈，这些日子你没上街，还不知道市场的菜都涨价了。听人说，如果现在不买，过几天会更贵。”

一种不祥之兆，如恶魔溜出胆瓶。环佩惊呆了，预感到往后的日子更加难熬。

6

若云舒的身体亏损，如惊涛中摆一叶孤舟，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。他一心扑在工作上，家里大事小情全仗妻子一人操劳。环佩视丈夫为生存支柱，生怕他有



个好歹的，小心翼翼地加以侍候。其次是关照孩子，最后才顾及自己。每逢月末，钱就接不上流。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绞尽脑汁想辙，也摆不脱愁困。忍看子女眼巴巴挨饿，环佩只好求助于邻，总不忘念叨一句：“跟别人借粮食，一定要平着碗借，鼓着碗还。”

为了对付惨淡的生活，环佩常到城外挖野菜，拾麦穗或大豆充饥。一大清早，她显得特别兴奋，脸上掠过难得一见的光彩。走进外屋，儿女们围拢过来，情绪也都受到感染。环佩揭开锅盖，待腾腾的热气消散，始见一盖帘发糕与往日不同。环佩用刀切好，拿出一块掰成几份，让孩子们品尝：“好吃不好吃？”

头一次吃榆叶的发糕，大家都觉得很可口。有了摆脱饥饿的一线希望，总是犯堵的心情也随之舒展，化作一片充满感激的声音：

“好吃，真好吃！”

“往后，要是能老吃这个就好了！”

为什么，欢乐总是乍现就凋落，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丽的时光？哀婉的诗句刻骨铭心，只缘曾经历凄楚的岁月。从这一天起，每次放学回来，若大都要扫一眼大院门前那排老榆树，看看让母亲开心的榆叶还存在多少。结果没过几天，所有能够着的榆叶都给人捋光了。若姹怅然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环佩回答说：“邻居见我撸榆树叶，生活困难的都动了心思。看来，往后咱们还得想别的法子。”

秋去冬来，刚一放寒假，若姹就跟同学结伴进山，采回来一大包干柞叶。环佩的神情有些恍惚，不知是宽慰还是难过，抑或兼而有之。默默地揉搓那些枯叶，她抹了一把湿润的眼帘，又按照处理榆叶的套路，为孩子蒸了一锅柞叶发糕。这回她没问好吃不好吃，只是怔怔地望着面黄肌瘦的孩子，良久没说一句话。

人生，不是每次尝试都能如愿，失败的概率大于成功，也是题中应有之义。若嫣和若红患软骨病，挺不起腰肢，整天在地上爬。吃进的柞叶不消化，都梗塞在腹中，哀痛之声不绝于耳。

愁云满天，饥饿在叩门。豆饼麸子还有豆腐渣，这些喂猪的东西也摆上饭桌，成了美味佳肴。又挨到下旬，剩余的玉米面熬粥都难以为继。环佩正望着玻璃上如幻的霜花犯愁，就见若深提着个小口袋走进家门。她眼睛一亮，激动着询问：“若深，你那口袋里装的是啥？”

体谅母亲的难处，忧虑中渗出一丝欣喜：“冰球队搞了袋麸子，每人分了几斤。”

环佩眼圈一红，声音就哽咽起来：“这下可救命了！”

一双双眼睛可怜巴巴盯着那个口袋，一颗颗心热乎乎都震颤起来，没有人欢呼或言语一声。围坐成一桌，默默地品尝两合面的团子，慰藉中体味的皆是辛酸。

肚皮一个个隆起，脸色一副副焦黄，搅得环佩心痛难忍。仿佛听到了死神的喘息声，恍惚再往前跨进一步，就是万丈深渊。为了孩子，为了生存，她终于铤而走险。

7

放学回家，若大惊异地发现，大门口有棵榆树被剥掉一块皮。看到母亲眼皮红肿，父亲铁青着个脸，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，再扫一眼盆里的炖榆树皮，他顿时明白了是咋回事，并且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。

揭发环佩作案的那人姓窑，在院里当居民小组长，和若家出入走同一扇风门。此人没有孩子，穿戴一丝不苟，早年曾为苏联红军效过力。对于怆然苦熬的邻居，她一直是冷眼旁观，从未给予过同情和帮助。没想到她头一次关注若家，竟是以革命的名义，带来致命的一击。

如鬼魂附体毒蛇缠身，窑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过人的冷酷，对饱受煎熬的环佩施以窒息式的精神摧残。环佩承认了错误，苦苦乞求宽恕，她仍不依不饶。似乎罪名定得越重，惩罚得越刻毒，她可捞取的功劳就越大。

黑沉沉的夜，望不到尽头的路，挥之不去的悲哀和绝望，让环佩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想以一死来了结不幸的蹂躏。正因为一同咀嚼日子的艰辛，儿女对环佩都怀有无限的感激，并派生出异常深厚的依恋之情。他们最怕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失去母亲。然而这不祥的预兆，仿佛夜幕下恶狼的眼睛，就近在身边窥视着。

儿女们围着环佩，望着环佩，眼里都噙着迷蒙的泪水。谁也没有说话，只有忍无可忍的悲哀往外流淌，最后竟化作一片锥心刺骨的抽泣。环佩没有死，是孩子的泪水挽住她的生命，延续了她做母亲的责任和苦难。她又开始操持家务，周而复始地做鞋缝衣，用粗糙的双手缓解贫困的挤压。

北风发威时打着呼哨，卷起冰上的雪粒扬扬撒撒。日久天长，房后的积雪达一米多厚，而且相当硬实。放寒假了，小孩就在那里挖地道修碉堡，演练厮打搏斗。此外，摔跤捉迷藏，踢冻土豆或马粪蛋，也是经常消遣的节目。

赵家大院有两户混血人，俗称二毛子。一家心肠极好，中苏关系破裂时迁居



对岸。另一家比较阴损，妻子是纯种俄罗斯人，起个中国名字叫曹妮娜。真正混血的，乃是下一代的沙沙和达达。

这天气温挺暖和，同院的男孩比试摔跤。你撂我一个跟斗，我把你掀翻在地，玩得特别开心。沙沙和若大年龄相仿，个头略矮一点。他整天喝牛奶吃面包，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身子骨却是银样蜡头枪。动起手来较量，三五个回合就让若大撂倒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那张奶油脸走样，嘴里不住地哎哟，说自己的腿折了。若大以为沙沙在嘘呼，用指头捅捅他的软肋，没弄出装假露馅的笑声。心里咯噔一下，意识到自己闯祸了，一慌神拔腿就跑。在街头转了半天，不知该投奔哪里。到了晚上，也不敢回家吃饭，只好躲在仓房里，等待着挨一顿胖揍。
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若云舒没有发作。倒霉的事情，专找晦气的地方扎堆。若家的生活苦上加难，穷得买根麻杆铅笔都精打细算。曹妮娜得理不饶人，不顾左邻右舍情分，硬要若家支付医疗费。父母窝心地向人赔礼道歉，接下来的就是东借西凑，填补这个大窟窿。

8

为了那条金枝玉叶腿，曹妮娜认准一个偏方，要捣碎活鸽子当接骨膏糊。一打听才知道，活鸽子 60 元 1 只，相当于全家半个月的生活费，还非常不好买。若大一时好胜，给父母填堵上眼药，更让难过的日子雪上加霜。环佩忧心忡忡地哀叹说：“这可怎么办哪！”

若云舒的态度异常坚决：“没钱就去借。咱孩子惹的祸，就是砸锅卖铁，也得给人治。”

环佩心有不甘说：“俩人闹着玩，出了事也不能全怪咱。别说他家那么趁钱，咱家这么困难，就是条件一样的话，也该一家摊一半。”

若云舒不为所动说：“咱人穷志不短。只要咬紧牙关，总能迈过这个坎。”

一家人都跟着憋气，着急难过。尤其是若深，到处求人拜佛，终于淘换到一只活鸽子。前前后后闹腾了大半个冬天，总算是熬了过来。

以寒冷和刻苦为资本，黑河冰球队击败过八一队，与对岸的球队也有一拼。尽管队友们都很卖命，大有发展前途，可这支给黑河人带来特殊享受的队伍，还是被解散了。当初若深担心的事情，旋即成为严酷的现实，而且来得比预期的更快。